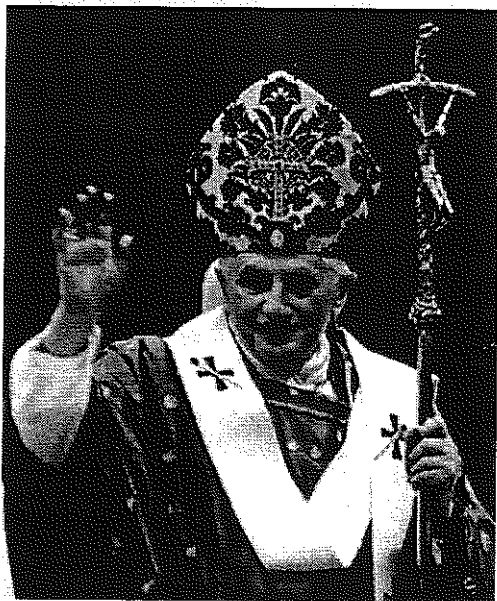


對教宗本篤十六時代的期待

胡國楨

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 2005 年 4 月 2 日晚間病逝。十七天之後，樞機主教團於 2005 年 4 月 19 日，推選任職教廷信仰教義部部長達廿四年之久的若瑟·拉辛格出任新教宗，取名「本篤十六」。上（144）期《神學論集》我們以懷念前教宗為主的特稿中，選刊了新教宗本篤十六的〈當選文告〉，文中透顯本篤教宗將繼續若望保祿教宗視梵二大公會議為「指南針」的教會政策。這是新教宗主觀表達的施政願望，我們由衷表示支持，並祈求天主的祝福；在此，我們還願以較客觀的角度表達我們對新教宗時代所有的期待。



很明顯，若瑟·拉辛格在信仰教義部部長任職期間的主要成就，是在針對「解放神學」、「性道德」、「宗教多元主義」、「神學研究上的紀律問題」等方面做挑戰，一般認為這些都是要寫過去廿五年天主教的教會歷史時的重要篇章。然而，現有的大部分評論都出自批評者的觀點，所以就有下列各種說法：拉辛格阻止了拉丁美洲天主教創造性地面對全球化現象；在性道德相關的議題上，他是一個陰暗的悲觀論者；在面對其他宗教時，他彰顯的是基督宗教信仰的凱旋主義；在各種神學議題的發揮上，他是一個嚴格的教條主義者。當然，對拉辛格有這些觀點的人，在天主教圈子裏大有人在，他們的觀點是否完全中肯客觀是值得探究的。

或許，拉辛格在信仰教義部部長任職期間的上述爭論被強調得太過分了，以致於深藏在他所表達的立場背後的關懷之情被遮掩了；何況，以他教廷高層人士的身分而言，他平日生活中所做的小事不太會受到公眾關注，所以他的行事作為的基本心情少有人談論。其實，拉辛格從很早以前就已經深深意識到：基督信仰的中心訊息，在這個拋棄了客觀真理的世代文化環境中已經面臨危機；亦即「天主在耶穌基督這個人身上進入人類歷史，來完成拯救人類」的教義，在闡釋上有了危機。他堅信：對人類智能是否有能力認識客觀真理的信心崩潰，會導致災難性的後果。他在納粹德國時期，曾親眼見證了對人性的錯誤認識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災難，包括屠殺猶太人的浩劫。因此，他維護信仰的真理，不僅在維護教會權威，希望掌控人能夠接受的思想而已，而是有著更深立論的基礎¹。

¹ 以上的分析可請讀者參考：拉辛格樞機口述，房志榮譯，《地上

上述的說明，並非意味在陳述前拉辛格樞機主教在信仰教義部部長任職期間的作為時，沒有值得討論的空間。首先，不少神學家，不僅僅只是那些極端前衛者而已，都認為信仰教義部在做審查工作時，流程上確實有欠周延；他們依賴匿名評審的方式，卻沒有給予受評者足夠的機會，來與不同的聲音從事實質上的交談。其次，不少人抱怨：教宗保祿六世在 1965 年 12 月 7 日，以公佈 *Integrae servandae* 文件的方式，改組了前信仰教義部，依此文件的精神而言，改組後的信仰教義部的主要工作應該是「促進優質神學工作的發展」，而不是吹毛求疵地挑毛病；因此，該部理應把工作重心放在促成神學工作者之間的集體交談。此外，有人指出拉辛格雖然還算盡職盡責，但是信仰教義部並非做得十全十美；常常有人引證下述事實來抨擊該部的疏忽：信仰教義部針對耶穌會士 Jacques Dupuis 神父的作品，曾經發出過三通相異的文告，Dupuis 神父是一位以基督信仰觀點談論其他宗教的學者專家，上述三通文告的說法彼此觀點不同，卻也都有教宗本人的簽名。當然，還有些人抱怨拉辛格有時候會在事實的認定上發生錯誤：例如他斷定解放神學是從歐洲引入拉丁美洲的一種變形的馬克思主義。

上述的一切，以及其他更多可以提出的事實，雖然足以對前信仰教義部長拉辛格做合宜批評的立論基礎；但，有一點應該說明的是新上任的教宗本篤十六，並不一定就得完完全全要受到他前半生所說過的及所寫過的一切所束縛，包括他廿四年之久的信仰教義部長任職期間的言論及作品。

現在，他扮演的角色不同了，儘管他對教義闡釋的嚴格要求並沒改變，不過，毫無疑問，他的行事風格和強勢作風必須修正。教宗應該知道：人們一般不會因為聽懂了某一闡釋教義的優良理論，而相信基督信仰中心訊息裏的真理，反而是因為看到了好的見證範例而相信。人們希望看到的基督信仰，是令人喜悅的、是生命和希望的源泉，可以點亮愛和自我犧牲的信仰之光。在接受 Vittorio Messori 的採訪時²，他很明確地體認到這一點，他說：「為維護基督信仰而真正有效的論點，最終歸納只有兩個，也就是從教會生活中產生出來的聖人，以及從教會母胎中孕育出來的藝術。」

這就是他想要在世人前展現的面貌，這就不只是要做好公關工作即可以的了；為了盡好教會高位子的職責，他必需設法「扭轉」他的記錄，或是「重塑」他的形象。若瑟·拉辛格基本上是一個喜樂的人，儘管他有時對於外部世界的判斷或多或少有一點不悅。是的，他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但他同時深深地確信「最終而言，復活主日是源自聖週星期五的苦難日」，意思是「最終而言，耶穌的復活是源自祂的苦難」，亦即「在基督宗教信仰的教義中，苦難的意義和價值，並不比復活的喜樂來得低」，他一定會傳揚這個理念。對他來說，這是一個「淨化的時代」，有一位投拉辛格一票的樞機就持此看法，因為拉辛格這位略顯靦腆的教授現在必須適應成為世界公眾最受關注的焦點。他是否能順利地轉型成功，決定著他的教宗職務的成功與失敗。

那麼，我們對教宗本篤十六任期的時代中，可以有些什麼

² 這訪問稿就是後來發表的《拉辛格報告》。

期待呢？我們根據 John L. Allen, Jr. 在 *Pope Benedict XVI: A Biography of Joseph Ratzinger*³ 中的分析，提出下列六點期待：

第一點，他不是一個「過渡」教宗，儘管當選時他已是七十八歲高齡。雖然新教宗在當選的會議廳中向樞機團成員解釋為什麼選這個名字時，暗示了前一位取這「本篤」為名的教宗任期很短，不過，他一定也聽過詩人 Andrew Marvell 所寫的：「時間的馬車正飛速前進」。他一定想要行動，並且快速的行動。他是一個有願景的人，不管這一任期會有多長，都將充滿戲劇性。

第二點，相對於他的前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而言，本篤十六是一個已經上手了的教廷管理人，他能夠預料到要花很大的心力在天主教會內部事務的處理上。他似乎應該先從轉變羅馬教廷的文化著手，讓整個教廷的行政體系能朝著「多一些專家，少一些事務官僚」的方向改進，就如一位樞機主教在完成教宗選舉過程後所指出的一樣。這意味著要精簡教廷官署，有一些部會將被合併或刪減，有些部會的職員人數也要削減。這當然也意味著：那些需要在大修院、禮儀、福傳工作等梵蒂岡事務上做決策的人，應該在相關領域中具有更強、更全面視野的背景了。本篤也一定要確保能消除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期最後幾年內發生的一些亂象，當時梵蒂岡教廷各個部會之間曾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提出了不同的方案。人們同樣也期待本篤十六更關注於主教的任命，多從神學家和思想家中選任主教，少從行政官僚及法學家群中選任。

³ 由 The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公司（美國紐約及英國倫敦）於 2005 年再版。

第三點，他會把他當選就職後的首要任務之一，放在努力對抗「相對主義的霸氣」（dictatorship of relativism）上，這是他當選教宗的那個早上，在主持當選彌撒中所說的。就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曾在東方引發了一場對抗蘇聯極權主義的文化革命一樣；教宗本篤十六也希望，能在西方促成客觀真理信仰的復蘇，使人們站出來對抗已世俗化了的相對主義。在這個情況下，他堅持維護天主教教義純正的傳統闡釋的立場絕不會動搖，他的這個立場會堅定地遍及教會生活中的所有層面。

第四點，我們可以預期：他會強力推展基督信仰各宗派間的大公合一運動，特別是與東方正教會間的交流。拉辛格長時間一直景仰著東方禮儀、東方教父，以及東正教會對教義闡釋上的保守態度。或許他有可能實現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直沒有實現的一個夢想，那就是訪問莫斯科，為分離的東西方教會之間的關係，開創出新的紀元。然而，身為德國基督徒的本篤十六，同樣深深地意識到西方基督信仰世界中的裂痕，特別是與信義宗和聖公會間的分離。毫無疑問，他也將會與他們進行大公合一的努力，不過，推動的重點將會根植在教義真理闡釋的一致化上。

第五點，或許出乎一些人意料的是，本篤十六的教宗職權空前地將要與樞機及主教們集體行使。教宗職權的行使將不再會是「個人秀」了，有些批評者相信若望保祿二世教宗職權的單獨行使有時造成了危機。教宗本篤十六的身邊將會環繞著有力的顧問群，並會積極地與樞機及主教們共同合作。某種程度上，他是否同意開放教宗職權集體行使的意願，是在本次新教宗秘密投票前的選舉會議中，投票選他的樞機們公開討論議題之一。當然，教宗職權集體行使的範圍也將會是有限度的，要

是碰到與信仰有關的議題，人們預料本篤十六還是會強力地站穩立場。

第六，也是最後一點，本篤十六有可能達成一些「只有尼克森才有可能去到中國」式的突破。例如：教宗可能會表示，如果為了預防疾病的彼此傳染，夫妻之間使用避孕套是可以容忍的；他也可能會重提聖公會所祝聖的聖職是否有效的問題；這些突破性的作為會受到歡迎，只有極端保守的聲音才會指控他在教義闡釋上脫離了正軌。總而言之，教宗本篤或許會比任何一位擁有進步者或革新者美譽的教宗擁有更多的空間，可以在某些爭論性議題上有所發揮。

樞機團推選若瑟·拉辛格為教宗，他是一位多面向、有明智、富果斷，而又意志堅定的人物。儘管他的上任引起軒然大波，帶來爭論和懷疑，不過他一定不會毫無作為。

